



# 『春花』依旧笑春风

◎李兴民

春花文学社，根植于六盘山下，萌芽、成长、茁壮于历史名词“固原民族师范”，代有马正虎等名师育苗修枝，马金莲等骨干问鼎文坛摘桂冠；随后在中国文学最肥沃的土壤——西海固休眠、蛰伏，宁夏山花烂漫时，“春花”无觅处，21世纪20年代初，天开文运，昔日师生，天南海北线上线下共倡议，春花文学社在中国第一个“文学之乡”复兴，文脉赓续，蓄势再出发！

在西海固文学界的一个事实是——“春花”秋实。春花文学社，随着时代变迁，也由校园文学主阵地蝶变为乡村振兴号角手，春花文学社老新社员们，在更为广阔的天地中，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新史诗。在“春花”方阵中，有高原有高峰，更多的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作为厚实的文学铺路基石，他们以鲜明的西部新乡土文学特质，以笔为旗、以梦为马，执着地向着内心的诗与远方。通读“春花文学社社员作品集”，走进他们及其沾满泥土、带着露珠、冒着热气作品，让我读出了久违的美好，诗意的盛宴，虔诚者的呓语，一群可爱可敬的文学追梦人的才华与心迹。通读“春花文学社社员作品集”，蓦然发现，春花文学社社员们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各种文体都有建树，成就斐然，各领风骚。

先谈小说。马金莲短篇小说《爱情蓬勃如春》一开头“木清清择偶的标准是她爸木先生。高大，英俊，脾气好，对老婆疼，几十年如一日地好”就紧紧地抓住了读者的好奇心，随着故事的展开，“青年甲”“青年乙”“青年丙”“青年丁”“青年戊”，等等，“从她的筛子眼里掉下去了，没有一个能有幸留在筛网上”。小说以木清清为视角和一条贯穿线，生活与爱情，生命与死亡的诸多表象与内里，通过充满阳光气息的文字，叙写凡人生活的常理和貌似“悖论”。不得不说，马金莲力透纸背的小说功力，以及她长年累月勤奋的创作，呈现给读者的，都是精品力作。

马金莲的文学创作是严肃的，对待自己的作品也是苛刻的，始终坚守“作品是王道”的理念，所以她的作品品质在不断提升和多元化。因此她无疑也是春花文学社社员中一个独特的现象级存在。多年前，马金莲从春花出发，一路走来，走出了自己，走出了春花文学社的骄傲。马金莲的文学成就自不必说，但人们知之甚少的，是她近年来对基层作家的挖掘鼓励和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为人作嫁衣的传帮带工作。马金莲在个人笔耕的同时，不断厚植西海固文学兴盛沃土，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薛玉玉短篇小说《小妹的假期》讲述了一个老人临终前一段时间老人及其亲人们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以儿童视角对成人世界的不善之举进行无声批判。薛玉玉小说善于塑造乡村人物形象，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是关照人性的一面镜子，这也让我们管窥到她的创作潜力。

再谈散文。马正虎先生的《木兰书院散记》形散而神不散，依然给他的学生们诠释着“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道理。

让我们进入文本探究先生的师者笔墨。“多少次驱车穿过扫帚岭/看火石寨燃烧的石海/多少次驱车登上月亮山/看白城西山落日熔金……”沿着固西高速，循着葫芦河水，抵达诗意杨河，文化木兰，眺望烟火张家塬，体验人气红糜子湾，处处是定格的田园，时时有行走的风景”。相比于早年的文字，近年来，马正虎先生更加热衷于搜集整理西海固民间的魅力“花儿”，并且开始出手诗歌，宝刀不老，文字干净纯正芬芳，其作品始终坚守人民立场。

马正虎因桃李满天下而有着特有的文化自信，他在“春花秋实百果丰”一章中，无不自豪地写道：“滋润着《春花》文学的母校——固原民族师范学校走出了两个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一个是郭文斌，一个是马金莲，这是宁夏文坛了不起的大事”，先生沙场秋点兵，例数着他数十名作家诗人学生们近年公开出版的数十部文学作品，先生感叹：“固原民族师范学校走出了固原教育的园地，木兰书院保存了春花文学社的遗迹，西海固文学成就了春花社员，优美的文学留下了学校的声誉”。马正虎作为春花文学社的灵魂人物，由社长到导师，在春花文学社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在书写着浓墨重彩之笔。谈及春花文学的话题，他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读完《木兰书院散记》，我不由地想起在“西部新乡土文学首届诗人节”上，组委会给马正虎颁发的

“青春旗手奖”的颁奖词：“他已经满头华发，却始终保持着文学的青春；他育人无数，培养了许多文学翘楚；他作为领军和奠基人，推动春花文学社成为西海固文学的滥觞、西海固作家的摇篮；他在花甲之年，领航春花文学社重新扬起西海固文学进军的青春梦想，再次远航。”

史静波的百篇《木兰闲话》系列我一直跟踪阅读，并一直思考着在当代，什么是“文人”。读完《木兰闲话》后，我才真正地体味到“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一名成熟作家和他的作品的重要性。作为西海固文学界的“一匹黑马”，其实史静波近年来一直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文学组织上，锲而不舍挖掘和组织引导基层农民作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激情创作，全面反映从农耕文明到现代文明乡村的文化和心理变迁、人们的生命状态，对乡村进行多维度反思和展望，形成具有强烈生命关怀意识的“西部新乡土文学”效应。马君成《烟雨迷蒙访高台》，讴歌了西海固几代师生恪守“扎根六盘，献身教育”的信念和美好的师生情谊，和他的所有作品一样，激情张扬着一名教师作家的匍匐前行和理想高歌。秦志龙在《何为老人》中，通过写法显的游历，提出“在今天老龄化社会到来之际，我们更应该用法显所具有的这种精神，来唤醒我们的时代”。用一篇散文警醒人们拒绝时下普遍存在的“躺平”时弊。

再谈诗歌。马生智组诗《物语》以农耕社会里常见的铁锹、碌碡、锄头、石磨为题，进行诗意的叙事和抒情。作为一名移民诗人，马生智“年深外境犹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在其诗歌中总能读出浓浓的乡愁。“一把与杂草斗争了几十年的老锄头一生/最大的悲哀是自己根本无力根除/那些混迹于庄稼里的杂草(《锄头》)”，一名资深诗人，他的诗句里总有深奥的东西值得你去品味。

刘静财“麦子黄了/狗子黄了/驴耳朵草也跟着黄了/山坡上的柳絮一片连着一片/明晃晃地起伏不定/落花的牡丹、芍药没有果实/空长着肥厚的叶子……/这一切，在走向死亡的途中/从未停止渲染世界(《从春到夏》)”，有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慨叹和绽放生命的人生观，诗句有着阳光与金子般质地。马鹰“在寂寥的一隅/梯子的暗影与神祇窃窃私语/一束光抚摸窗口的尘埃/蒙尘的阶梯还在展示被人遗忘的足印/流年守护着那个铁锈色的语言/拾起遗失的斑驳光影/一往情深地把她们镌刻在永恒的尘埃里(《梯子》)”，分明是在讴歌一种力量，擦亮一种精神，这让我想起马鹰常说的一句话：“人生，并不全是竞争和利益，更多的是互相成就，彼此温暖。”高红霞“如同无法用一朵云来装饰天空/我更无法将希望寄托于一季的绿/就像那些种树的人/一茬一茬的来了又去(《月亮山的风》)”，诗句空灵且言之有物，言之有人，驾驭诗歌语言有自然之力道。田进万“住院了/才真切意识到/拥有健康是最大的福气/就连那句/有什么不要有病/没什么不要没钱/用以调侃的话也是如此精致/然而对于疾病/我们不应抱怨什么/只能默默接受/它毕竟也是我们身体生长的一部分/有时，决定生命长短的要素/不在于身体方面的表象定义/在于精神层面的精确定位(《病中记》)”，平实的诗句，写出了生活与生命本真道理。读完春花社员的诗歌，让我想起青年作家程进红“在大地上写诗”的诗境，程进红认为，把诗写在大地上，写给最底层的民众，接地气才能写出质朴无华而且不俗的诗，回归本质，释放天性，崇尚自然，为老百姓呐喊。令人欣慰的是，从春花文学社成长起来的作家诗人们，一直走在纯正的创作路子上。

再谈评论。王佐红《立体的宁夏文学研究》写的是他的大学老师李生滨教授及其著作《当代宁夏诗歌散论》。李生滨教授我也很熟悉。李生滨教授曾在十多年前读完我个人诗集《放歌西海固》后，在扉页上写下“质朴真诚的诗人，质朴真诚的诗歌”，后来，这句话一直指导着我的做人作文，我也一直因为这句鼓励感动着。

言归正传，王佐红文艺理论素养深厚，给一个专业的评论家文字写评论是件冒险的事情，譬如我正在写关于王佐红评论的文字，与其说是评论，不如说是学习。从春花文学社成长起来的作家诗人们，写小说散文诗歌的居多，而能拿下评论的，还真不是少之又少，难能可贵的是，王佐红是春花社员中成长起来的一名多面手，各种文体信手拈来，样样拿得出手，行行颇有成就，这是值得所有作家诗人们学习的。

我们的青春时代，狂热追求缪斯，和恩师们一道办着一个社员阵地《春花》。二十年后，“春花文学社社员作品集”重聚首，相互真情坦露追求缪斯的心路历程，言未足，已是泪流满面。

## 新生代“燕麦沟诗歌兄弟”

◎李兴民

1

此“燕麦沟诗歌兄弟”非彼“燕麦沟诗歌兄弟”，但关联度极高。彼与此为父子(叔侄)关系。他们都是新文艺群体，是西部新乡土文学骨干作家，近两年创作势头强劲，令人期待。

2

有的人写了很多诗，发表了很多诗，成了“著名诗人”，我们脑海里经常记着一个诗人的名字。

有的人写的诗少，出道很晚，但写出一首诗，却容易在读者脑海里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

青年诗人李剑冰就属于后一种类型。当我读完他的诗歌作品《母亲的菜园子》之后，很长时间，这首诗的意象一直在脑在心。

记忆里

每个播种的季节  
母亲都会种下一园蔬菜  
辣椒 西红柿 黄瓜 甘蓝菜  
应有尽有  
小时候的我  
经常偷吃还没熟的果  
到现在母亲依然种着  
我却很久没有去过了  
只能回忆  
在外游荡的太久  
那菜园子已经变成了深埋的记忆  
变成了近乡情怯  
变成了母亲的牵挂和  
叹息  
我时常审视自己  
像极了那  
甘蓝菜上除之不尽的  
肆无忌惮啃食母亲心血的蛆

——(李剑冰《母亲的菜园子》)

诗人以回忆的方式入笔，诗歌的第一、二、三章是童年视角向成年视角渐进的“闲笔”，写下了母亲“一园蔬菜”的“应有尽有”，或许每个人的童年里印象里，母亲总是无所不能的，我们想要什么，母亲会给予什么。每个人在成长到任何阶段，在母亲眼里，依然是个孩子。诗歌的第三节以“在外游荡的太久”将笔触回到现实，文字不多，诗内诗外，诗人以“游荡”“深埋的记忆”“牵挂”“叹息”等词语，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成年人生活的常态和生命情感体验。

在创作技巧上，诗人通过一、二、三章的铺叙终于将“诗眼”推了出来。“我时常审视自己/像极了那/甘蓝菜上除之不尽的/肆无忌惮啃食母亲心血的蛆”  
读到最后“蛆”这个意象，强烈击中我的内心。诗人一首小小《母亲的菜园子》，其实写出了当下生活里的一个普遍现象，现实感、时代感强，有对母爱的赞美，有对时代之“蛆”的批判，有对读者的警醒。

不能不说，李剑冰《母亲的菜园子》是一首有力量的诗歌作品。我们不难看出，李剑冰虽然创作时间不长，但路子是对的。

如果说，《母亲的菜园子》是献给母亲的诗，那么，李剑冰《农民的名义》就是献给父亲的诗。

整理蒙尘的书箱  
无意翻出了  
父亲多年前的诗稿  
那一行行被封存的  
是年轻时的梦想  
命运不是枷锁  
责任却霸占了他肩膀  
右手放下笔  
左手握起犁  
稿纸变成了田地  
以诗人的名义  
与岁月周旋  
跟命运和解  
春种和秋收  
都是另类的书写  
扛着儿女的三十年  
肩上还扛着日月和星辰  
压弯了脊背  
晒灰了鬓角，也  
丰满了才情  
我读着三十年前的手稿  
父亲泡上一杯春茶  
甘苦回味间再提笔  
这一次  
以农民的名义

——(李剑冰《农民的名义》)

李剑冰的父亲是农民诗人李成山，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一道燕麦沟，写诗俩兄弟》的纪实性随笔，在“法报文苑”“未了笔会”整版推介，使“燕麦沟诗歌兄弟”李成山李成东为宁夏文学界所知。此后李成山李成东兄弟创作和发表了大量诗歌作品。

固原市作协副主席、西吉县作协主席史静波这样评价李成山的创作：“他在农耕文苑里复苏茂盛的诗才，用带着泥土气息和土豆味的文字，理直气壮地以农民作家的身份，真诚书写乡村和自己的生活，成为西部新乡土文学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和号角手”，并在木兰书院举办的“首届西部新乡土文学诗歌节”上给李成山颁发了“最佳农耕奖”。

李成山目前已经创作了一部数百首的诗集，他将命名为《燕麦沟诗篇》，尽管没有公开发行，但这部《燕麦沟诗篇》就像李成山的一圈羔羊、一仓粮食，但更像他的孩子。

燕麦沟，这旺旺生长诗歌庄稼的深沟山湾，真是神奇了！燕麦沟梁上的晨曦里，总有一道诗歌的光芒。

3

我在《一道燕麦沟，写诗俩兄弟》一文里，表达了这么一个观点：西部新乡土文学版图上，有一道“燕麦沟诗歌兄弟”独特风景线，深沟山湾，李成山李成东两兄弟将诗歌的理想和旗帜高高扬起。“燕麦沟诗歌兄弟”的作品，不见风花雪月，唯有厚实的生活；“燕麦沟诗歌兄弟”的写作，是一种对文学的热爱坚守与执着，这是一种难得的诗歌创作现象。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燕麦沟诗歌兄弟”现象在新农村文化建设和，有着鲜明的诗歌文化品牌效应，值得引起各方面关注。

而一个新的现实是——“燕麦沟诗歌兄弟”李成山李成东之后，又冒出新生代“燕麦沟诗歌兄弟”现象。李成山儿子、李成东侄子李剑冰李剑钊俩兄弟创作势头也比较猛。

前文已经谈了李剑冰诗歌，接着再谈谈李剑钊诗歌。李剑冰李剑钊俩兄弟的诗歌作品，都书写着浓烈的亲情。李剑钊诗歌《顾念远方的亲人》读来令人温暖。

北方的冬天总是冷的

零碎的记忆  
提醒故乡的坐标  
唯恐我忘了  
养育的那片土地  
年已迟暮的父母  
他乡八年岁月  
故乡里何处立命  
而立之年的气程  
风景在眼前划过  
好与不好  
眼里只盛得下生活

——(李剑钊《顾念远方的亲人》)

和他的父辈、兄长一样，李剑钊诗歌创作高举现实主义旗帜。

诗人长年在远离燕麦沟的异乡城市打拼创业，安身“立命”，诗歌也算是他的另一个精神拐杖。在一个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某一天，“北方的冬天总是冷的”，诗人想起“故乡”，想起“养育的那片土地”，想起“年已迟暮的父母”，以“顾念远方的亲人”的方式取暖，并且休整自己，积蓄能量，并再次面对接下来周而复始的“风景在眼前划过”的“生活”。

写现实主义，再写浪漫主义。  
“举重”之美，美在多元。相对于《顾念远方的亲人》情感的“诗重”之美，李剑钊《那一粒尘埃》则有着青春才子式诗歌普遍所具有的“若轻”唯美。

那一粒尘埃  
是我平凡脚步  
大量的遥远旅途  
是我惊艳于你  
奔赴而来的勇气  
那一粒尘埃  
是我词不达意  
表不明的自卑  
两袖清风的温柔  
深藏一隅的爱意  
那一粒尘埃  
是我遇见你  
我低到了泥土里  
卯足了劲儿  
暗自空欢喜

——(李剑钊《那一粒尘埃》)

诗人的青春时代，有足够的诗情。青年诗人的成长，也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但愿李剑钊在诗歌创作的路上，不断进步提升。

4

“燕麦沟诗歌兄弟”诗出一门，非常典型性地向我们讲述着诗歌文化传承的“燕麦沟故事”，向我们解读着什么叫“耕读之家”“诗人之家”。“燕麦沟诗歌兄弟”无疑是一个独特的诗人部落。

5

新生代“燕麦沟诗歌兄弟”李剑冰李剑钊的诗歌创作，让我们愈加确信：文学所传承的，其实是一种高贵的精神。



李兴民在《民族文学》《朔方》《六盘山》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数百篇(首)，作品入选《中国年度诗歌》《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宁夏诗歌选》等选本，曾获全国孙犁散文奖、鲁霖诗歌奖等文学奖项，出版诗集《放歌西海固》《洋花儿开》《杨河村诗记》《春风敲门 阳光入户》。现任教于固原市审批服务管理局，兼职固原市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